



羊城晚报

五十周年纪念

总策划 梁国标

主 编 张 维

五十年花地精品选

小说卷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五十年花地精品选

总策划 梁国标

主 编 张 维

副主编 何 龙

小 说 卷

主 编 黄咏梅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50 年花地精品选. 小说卷 / 张维主编; 黄咏梅分册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360-5439-4

I. 5… II. ①张…②黄… III. ①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9678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衡 林 菁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28.5 1 插页

字 数 57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陈建功	◇ 序	1
-----	-----	---

2007—2000

刘心武	◇ 偷父	3
陈世旭	◇ 欢乐颂	8
沈东子	◇ 江南布衣	15
邱贵平	◇ 手机不在服务区	21
黄 峰	◇ 没有窗帘的家	29
谭光荣	◇ 公用女秘书	37
千夫长	◇ 黑夜三弄	45
冉正万	◇ 妇产科女友的恐惧	52
王 松	◇ 哭泣的蝴蝶	59
李 浩	◇ 悄悄的奔跑	65
何玉茹	◇ 邻家女孩	72
尤凤伟	◇ 杀死沙包	79
钟求是	◇ 迷路的情书	85
阿 宁	◇ 书法家	92
戴 来	◇ 父亲母亲的情敌	100
郭小宁	◇ 被上帝眷顾的女人	106
雪 漠	◇ 大漠的狐子	112
申 平	◇ 保卫贞操	118
昭 君	◇ 红颜祸水	125
邹 镇	◇ 风水大师	133
叶海声	◇ 单身日子	138
麦 家	◇ 寻找先生	144
洪治纲	◇ 那年月的行为艺术	150
龙宿莽	◇ 丑娘	155

鲍尔吉·原野	◇ 灵钻	160
鬼子	◇ 作家吴三德	166
谢志强	◇ 神牛	173
荆歌	◇ 红颜薄命	179
阿成	◇ 一个人的反省	185
王祥夫	◇ 青春耳钉	190
梁晓声	◇ 小垃圾女	195

1999—1990

海男	◇ 在美丽新生活降临之前	199
王晓娜	◇ 出轨	204
储福金	◇ 小院故事	210
石钟山	◇ 牛娃	215
楚良	◇ 小姐是飞下来的	222
李肇正	◇ 家庭问题	229
虹影	◇ 无梦之城	234
张一弓	◇ 中国大包子	
	——维也纳纪事	240
阿成	◇ 在商场门口约会	246
李劫	◇ 顾此失彼	252
何申	◇ 塞北的故事	258
何继青	◇ 人间情感	264
张欣	◇ 非常夏天	270
谈歌	◇ 犯罪心理学	278
芮灿庭	◇ 利玛窦进京	283
陈国凯	◇ 发烧友	290
刁斗	◇ 生日礼物	297

1989—1980

章明	◇ 报销	301
吴有恒	◇ 香姑扯旗	305
刘西鸿	◇ 换上便服的海关小姐	310

目录

李树政	◇	鸭仔沥桨声	315
高尔品	◇	春夜, 在列车上	322
赵大年	◇	泼姑	327
鲁彦周	◇	生疏	333
李兰妮	◇	摄影组新来的女记者	338
海 飞	◇	厂里有座雷峰塔	343
李士非	◇	柯县长与木村先生	348
朱力士	◇	换心记 ——《聊斋志异·陆判》 新编	355
华 棠	◇	最新新闻	359
章以武	◇	作家梦	366
肖文苑	◇	剑	371
叶永烈	◇	新潮流	376
陈宜浩	◇	没有新郎的婚礼	381
王小鹰	◇	人间知己	387
李 晴	◇	短暂而永恒的	392
刘心武	◇	神秘的姑娘	400
伊 始	◇	捕捉龙虾的季节	407
进 呈	◇	“父亲”无定义及 某辞典的天折	413
赵启强	◇	七元=?	420
1966—1957			
程贤章	◇	二婶办案	427
胡学方	◇	明医知人	431
象 征	◇	对台喜酒	438
孙 逊	◇	亲骨肉	446
张 维	◇	后记	451

目 录

《花地》在中国当代副刊史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动摇（代序）

陈建功

我很高兴得知羊城晚报《花地》副刊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更高兴地得知“花地”副刊决定，在今天的纪念会上，把50年来积累下来的副刊制作成电子文本，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这是意义重大且深远的事件。因为，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是文学副刊中不可多得的旗帜性园地。从1957年10月1日她和羊城晚报一起面世开始，就以独树一帜的姿态引人注目。我以为，“花地”之有今天，固然由于她版面的气势和每天一刊的流量，更由于她历经半个世纪而不变的对文学的执着，由于她50年来荟萃了那么多名家名篇，推出了那么多文坛新人，思想活跃、栏目新颖，与时俱进，锐意图新。因此奠定了《花地》在中国当代副刊史乃至文学史上无可动摇的地位。在她创刊50周年之际，她欣然选择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纪念大会，同时又欣然捐赠50年积累的精神成果，可以说实至名归，具有充分的自信和深刻的含义。为此，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对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创办5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花地》的珍贵捐赠，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还要指出，《花地》捐赠的意义还不只是在《花地》本身，我希望以此为开端，随着《花地》越办越好，继续得到《花地》的捐赠，我还希望得到全国各报纸副刊乃至海外华文报纸副刊与《花地》相类似的捐赠，那样，我就可以自豪地宣布，我们拥有中国当代副刊史的丰富馆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也算为文学副刊的研究作出了一些贡献！

50年来，在一代一代编辑的苦心经营下，《花地》成为了一片文学的热土。《花地》的文章作品，品位不俗，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和热烈的时代气息。我还记得在《花地》副刊上读过游国恩《说〈哀郢〉》、余冠英《诗经今译》，曾大大激发了我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而李霁野、罗大冈先生的海外书评和作家评介，也曾给我开启了另一片视野。秦牧的《迁坟记》、韩北屏的《我走在长江大桥上》及至后来发表的陈国凯、杨干华、叶蔚林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又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动人心扉。《花地》副刊“不薄旧人爱新人”，名家如云、佳作如云，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率先发表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停笔多年的林庚先生和俞平伯先生的新作，据说那是当时的编辑登门拜访求来的文字。对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老一代作家是如此，对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也不例外。我还记得陈国凯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羊城晚报复刊时，写了《我从花地来》表示祝贺，回忆自己在《花地》发表处女作和成名作，在萧殷同志的帮助下，走上文学道路的经过。

《花地》爱作家，爱作品。《花地》爱短作品，也尽其所能扶持长篇作品。我就曾经被《花地》上的长篇连载所深深吸引。我从那里读过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欧阳山的《三家巷》。《花地》不仅爱文学，而且爱戏剧、爱美术、爱音乐，爱一切美的文艺形式。《花地》发表的艺术作品和艺术评论，大大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生活，也为作家艺术修养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我的这些个人的片断感受实在无法概括《花地》副刊50年来的巨大成就。历经半个世纪的风云，《花地》已经成为影响广泛、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副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国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相信，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羊城晚报社委会的直接指挥下，《花地》一定能发扬优良传统，创造更好的业绩，开创更为辉煌美好的未来！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祝贺《花地》，祝愿《花地》，祝福《花地》！（这是陈建功在羊城晚报《花地》50周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偷 父

刘心武

一

那晚我到家已临近午夜，进门后按亮厅里的灯，从地板的印记上，我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儿，难道……我快步走到各处，一一按亮灯盏，各屋的窗户都好好关闭着啊，再回过头去观察大门，没有问题呀！但是，当我到卫生间再仔细检查时，一仰头，心就猛地往下一沉——浴盆上面那扇透气窗被撬开了！再一低头，浴盆里有明显的鞋印，呀！我忙从衣兜掏出手机，准备拨110报警，这时又忽然听见窸窸窣窣的声响，循声过去，便发现卧室床下有异动，我把手机倒换到左手，右手操起窗帘叉子，朝床下喊：“出来！放下手里东西！只要你不伤人，出来咱们好商量！”

一个人从床底下爬出来了，那是一个瘦小的少年，剃着光头，身上穿一件黑底子的圆领T恤，我看他手里空着，就允许他站立起来，他站起来后，显示出T恤上印着一张明星的大脸，比他的头至少要大三倍，那明星也不知是男是女，斜睨着挑逗的眼神，说实在的，比他本人更让我吃了一惊，不禁用窗帘叉指去，问：“这是谁？”那少年万没想到，我先问的并不是他，而是那T恤上的明星，更懵了，我俩就那么呆滞了几秒钟，他先清醒过来，嘴唇动动，说出那明星的名字，我没听清，也不再想弄清那究竟是韩星日星还是中国香港或海峡那边的什么星，我仍用那窗帘叉指向他，作为防备，问他：“你偷了些什么？把藏在身上的掏出来。”

他把两手伸进裤兜，麻利地将兜翻掏出来，又把双手摊开，回答说：“啥也没拿啊！”我又问他：“你们一伙子吧？他们呢？”他说：“傻胖钻不进来，钳子能钻懒得钻，我一听钥匙响就往外钻，他们见我没逃成，准定扔下我跑远了，算我倒霉！”看他那一副“久经沙场”、处变不惊的模样，倒弄得我哭笑不得。

我用眼角余光检查了一下我放置钱财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受到侵犯，他算倒霉，我算幸运吧。我仍是伸出窗帘叉的姿势，倒退着，命令他跟着我指挥来到门厅里，我让他站在长餐桌短头靠里一侧，自己站在靠外一侧，把窗帘叉收到自己这边，开始询问。

他倒是有问必答，告诉我他们一伙，因为他最瘦，所以分工侦察，本来他到

我家窗外侦察后，他们一伙得出的结论是“骨头棒子硌牙”，意思是油水不大还难到手，确实也是，我的新式防盗窗门极难撬开，各处窗户外都有花式铁栅，就防盗而言可谓“武装到了牙齿”，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惟独大意的地方就是卫生间浴盆上面的那扇透气窗，但窗是窄长的，长度大约六十厘米，宽度大约只有三十厘米，按说钻进一只猫可能，钻进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没想到站在我对面的这位“瘦干狼”，他自己后来又告诉我，在游乡的马戏班子里被训练过柔术的，竟能钻将进来！

“您为什么还不报警？”他问我。他能说“您”，这让我心里舒服。我把手指挪到手机按键上，问他：“你想过，警察来了，你会是怎么个处境吗？”他叹口气，说出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嗨，惯了，训一顿，管吃管住，完了，把我遣返回老家，再到那破土屋子里熬一阵呗。”他那满无所谓，甚至还带些演完戏卸妆可以大松一口气的表情，令我惊奇。

二

我就让他坐到椅子上。我坐在另一头，把窗帘叉子靠在桌子边，跟他继续交谈。他今年14岁。家乡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的地方。他小学上到三年级就辍学了。一年前开始了流浪生活。现在靠结伙偷窃为生。有几个问题他拒绝回答，那就是：他父母为什么不管他？他们一伙住在什么地方？他钻进我的私宅究竟想偷窃什么？如果我还不回来，他打算怎么下手？面临这些追问，他就垂下眼帘，抿紧嘴唇。

我望着被灯光照得瘦骨嶙峋满脸灰汗的少年，问他：“渴吗？”他点头，我站起来，他知道是想给他去倒水，就主动说：“我不动。”我去给他取来一瓶冰可乐，又递给他一只纸杯，他不用纸杯，拧开可乐瓶盖，仰头咕嘟咕嘟喝，喝了一小半，就呛得咳嗽起来，我拿几张纸巾给他，让他擦嘴，他却用那纸巾去擦喷溅到桌上的液体，我心一下柔软到极点，我摩挲一下他的光头，发现他头顶有一寸长的伤疤，凸起仿佛扭动的蚯蚓，他很吃惊，猛地抖身躲避，瞪视着我，我就问他：“饿吧？”他摆正身子，眯眼看我，仿佛我是个怪物，我也不等他回答，就去为他冲了一碗方便面，端到他面前，这期间那窗帘叉滑落到了地板上，他很自然地站起来，把窗帘叉靠还到原处，又坐回去，于是我知道，这个少年窃贼和我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基本信任。

他呼噜呼噜将那方便面一扫而空。我知道他还不够，就又去拿来一只果子面包，他接过去，津津有味地啃起来。我有点好奇地问：“你们不是每天都有收获吗？难道还吃不饱？”他告诉我：“有时候野马哥带我们吃馆子，吃完撑得在地上打滚……这几天野马哥净打人，一分钱也不让我们留下……”我就懂得，我，还有我的邻居们，甚至这附近整个地区，所受到的是一种有组织有控制的偷盗团

伙威胁，他一定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吃完面包，抹抹嘴说：“您放心，有我，他们谁也不会惹您来了。”我又一次哭笑不得。

我想了想，决心放他出去。我对他说：“我知道，我的话你未必肯听，但是我还要跟你说，不要再跟着野马哥他们干这种违法的事了。你应该走正路。”他又点头又咂舌，样子很油滑。但是我要去给他开门时，他居然说：“我还不想走。”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他回答的声音很小，我听来却像一声惊雷：“我爸在床底下呢……”天哪！原来还有个成人在卧室床底下！我竟那么大意！竟成了《农夫与蛇》那个寓言里的农夫！我慌忙将窗帘叉抢到手，又拨110，谁知这时候手机竟然没信号了，怎么偏在这骨节眼上断电！我就往座机那边移动，这工夫里，那少年却已经转身进了卧室，而且麻利地爬进了床底下，我惊魂未定，他却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并且回到了门厅，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捧着一幅油画，那不是我原来挂在卧室墙上的吗，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正想嚷，他对我说：“我要——我要我爸——您把我爸给我吧——求您了！”

几分钟以后，我们又都坐在了餐桌两头，而那幅画框已经磕坏的油画，则竖立在了我们都能看清的餐具柜边。我们开头的问答是混乱的，然而逐渐意识都清明起来。

那幅油画，是我前几年临摹的荷兰画圣梵高的自画像，我那一时期狂爱梵高的画风，根据资料，几乎临摹了我所能找到的梵高的每一幅作品，这幅梵高自画像他没自残耳朵前画的，显得特别憔悴，眼神饱含忧郁，胡子拉茬，看去不像个西方人倒像个东方农民。出于某种非常私密的原因，我近来把这幅自以为临摹得最传神的油画悬挂在了卧室里。少年窃贼告诉我，他负责踩点的时候，从我那卧室窗外隔着铁栅看见了这幅油画，一看就觉得是他爸，就总想给偷走，这天他好不容易钻了进来，取下了这幅画，偏巧我回来了，他听见钥匙响就往外逃，他人好钻，画却难以一下子随人运出去，急切里，他就又抱着画钻到卧室床底下去了……他实在舍不得那画呀，那是他爸呀！

我就细问他，他爸，那真的爸，现在在哪儿呢？他妈妈呢？他不可能只有爸爸没有妈妈啊！可是他执拗地告诉我，他就是没有妈，没有没有没有。后来我听懂了，他妈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嫌他爸穷，跟别的男人跑了。他爸把他拉扯大。他记得他爸，记得一切，记得那扎人的胡子茬，记得那熏鼻子的汗味加烟味加酒味……他也记得他爸喝醉了，因为让他拿什么东西过去迟慢了，就用大铲子般的手抓他过去，瞪圆了眼睛吼着要打他，却又终于还是没有打。爸爸换过很多种挣钱的活路，他记得爸爸说过这样的话：“不怕活路累活路苦，就怕干完了拿不到钱。”他很小就自己离开家去闯荡过，有回他正跟着马戏班子在集上表演柔术，忽然他爸冲进圈子，抱起他就走，班主追上去，骂他爸：“自己养不起，怪得谁？”他爸大喘气，把他扛回了家，吼他，不许他再逃跑，那一天晚上，爸爸给他买来一包吃的，是用黄颜色的薄纸包的，纸上渗出油印子，打开那纸，有好

多块金黄色的糕饼，他记住了那东西的名字，爸爸郑重地告诉他的——桃酥！讲到这个细节，少年耸起眉毛问我：“您吃过桃酥吗？”我真想跟他撒谎，说从来没有吃过……

三

他记得许许多多的事，他奇怪我会愿意听，他说没有人这么问过他，他也就从来没跟别的人讲过他爸爸的事情，野马哥也好，傻胖、钳子什么的也好，谁都不知道他爸爸的事，就是他有时候闷了，想起爸爸那胡子茬扎人的感觉，想说，人家也不要听。我怎么会愿意听？可乐喝完了，又沏上两杯茶，给他一杯，让他从容地诉说，他坦言，觉得我有病，不过就是有病的人愿意听他讲，还有香茶喝，他为什么不讲个痛快呢？他就连他爸的那些个隐私，也告诉了我：有那脸庞身条都不错的娘儿们，愿意跟他爸睡觉，说他爸真棒，可惜就是穷，他问过他爸，是不是这以后就添个妈了？爸就红着眼睛骂他，他懂了，那跟结婚是两回事，同居都不是，像每天清早叶尖上的露珠儿，漂亮是真漂亮，没多久就一点影儿也没有啦！他注定是个只有爸没有妈的孩子。

他们那个村子，不记得在哪一天，忽然说村外地底下有黑金子，大家就挖了起来。他爸爸也去挖，是给老板挖，下到地里头，出来的时候，当天就给钱，他爸说这活路跟下地狱一样，可是上了地面真有几张现钱，也就跟升到天堂里头差不多了。什么是地狱和天堂呢？少年问，是不是一个像地下防空洞改的旅馆，一个像麦当劳和肯德基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真的。

于是他讲了去年那一天，那是最难忘记，然而又是最难讲清楚的一天，那天半夜里村子忽然闹嚷起来，跟着有呜哇乌哇的汽车警笛声，他揉着眼睛出了屋……简单地说，村外的小煤窑出事故了，他爸，还有别的许多孩子的爸，给埋井底下了……过了好几天，才从井底下挖出了遇难矿工的尸体，人家指着一具说是他爸，他怎么看也不像，实在也不敢多看，别的孩子，还有那些孩子的妈妈、亲戚什么的，也都认不大清，不过点数，那数目是对的，大家就对着那些也分不清谁家的尸体哭……他为什么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补偿？他说不清，他只说他们村里死人的人家都没得着钱，矿主早跑了不见影儿，人家说他们那个小煤窑根本是非法的，不罚款已经是开恩了，还补偿？

少年说，他从我那卧室窗外，望见了这幅画，没想，就先叫了声“爸”。他奇怪他爸的像怎么挂在了我屋里？他说绝了，他爸坐在床上，想心事的时候，就那么个模样。我难道还有必要跟他说，那是个万里以外，百多年以前的一个叫梵高的洋人。

少年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眼里没有一点泪光。说实在的，电视里矿难报道看多了，只觉得是“矿难如麻”，我的心也渐渐硬得跟煤块没有多大差别，听这孩

子讲他爸的遇难，也就是鼻子酸了酸，但是，当我听清这孩子这天钻进我的屋子，为的只是偷这幅他自以为是他父亲画像的油画，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溢出了眼角。

少年惊诧地望着我。我理解了他，他能理解我吗？我感到自己是那么软弱无力，我除了把这幅画送给他，还能为他，为他父亲那样的还活着的人们，为那些人们的孩子，做些什么。

一时的冲动中，我想收养他。但是我有儿子，已经结婚另住，并且即将让我抱孙子或者孙女了，我在法律上不具备收养权。我供他上学？即使他愿意以初中生的年龄，去小学再从三四年龄读起，这城里的哪所小学又能收留他？我给他一笔钱，让他自己回乡去上学？那钱说不定明天就会大部分装进野马哥的腰包里；我每月给他寄钱？寄他本人？他会按我的要求花费吗？……望着他，我一筹莫展。

“您放我走吧，还有我爸。”少年望望窗外，请求说。

四

我把画送给了他。或者说我物归原主。我忽然为他焦虑，就是这样一幅不算小的油画，他捧着出去，遇见巡逻的，人家一定会抓住他。我决定为他写一张条子，说明这画是我送给他的。我这才问他的名字，他告诉了我。他的姓名比较偏僻，名字却非常落俗。我本想在纸条上连我的电话也写上去，稍微冷静点后，我制止了自己的愚蠢想法；写好纸条，我告诉他如果人家不信，他就带那些人按我的门铃，我会当面为他作证。他把纸条塞进裤兜，也不懂得道谢，但他脸上有了光彩，我把门打开，他闪了出去。

关上门以后，我倏地若有所失。不到半分钟，我冲了出去，撞上门，捏紧钥匙，希望能从楼梯天井望到他的身影，没有。我就溜烟跑下楼梯，那速度绝对是与我这把年纪不相宜的，我气喘吁吁地踏进楼门，朝前方和左右望，那少年竟已经从人间蒸发，只有树影在月光下朦胧地闪动。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当一股寂静笼罩着我时，我问自己：“你追出来，是想跟他说什么？”

是的，我冲出来，是想追上他补充一句叮嘱：“孩子，你以后可以来按我的门铃，从正门进来！”

夜风拂在我的脸上，我痴痴地站在那里。

一句更该说的话浮上我的心头：“孩子，如果我要找你，该到哪里去？”

欢乐颂

陈世旭

老商这辈子都像是在为别人活。大家都喜欢用他的嘴巴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则喜欢代言。

文艺界什么宝贝没有？有人居然弄到了省长家的电话号码，抄给老商。从此，歌舞团停电、停水、自行车被盗……他都给省长去电话。省政府办公厅一再请歌舞团负责人转告老商，反映情况是欢迎的，但应掌握分寸，该反映到哪儿就反映到哪儿，不要事无巨细都找省长。老商当时朗声回答“好好”，一旦有事又忘得一干二净。领导急了，跟他发火，他的火更大：电话是我打的，你何必吓成这样！省长怎么样，一个省要找人当省长起码可以找出一打，要找出几个老商，只怕不容易！贝多芬怎样教训奥国大公爵的？可以造一个朝臣，绝对造不出一个贝多芬！完了照旧没完没了地给省长打电话。却打出了奇迹。

“你这个同志，都什么时候了！怎么就不考虑给别人一点尊重呢。”

半夜以后接到电话的省长夫人很不高兴，她早已经熟悉了老商的声音。

“我怎么不尊重人？我给省长打电话是相信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这信任不是最大的尊重？”

“他也是知识分子的啊。”

省长夫人尽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我晓得，不就是大学毕业么。我没有大学文凭，但是并不等于我没有受过教育，并不等于我没有大学文化程度，并不能由我自己负责，并……”

“……请谈正题吧……”

“……大学毕业的省长也未必就什么都懂，他懂得繁复对位么？懂得音集、音串、音簇、音块么……”

“莫给我们上音乐课了，”刚刚从办公室回来的省长一边揉着鼻梁，一边从夫人手上接过电话，“不是时候。”

“你好，省长，”那边的老商兴高采烈，“对不起，这么晚打扰你。不过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想请你听一听。”

“听什么？”

“你自己听吧。”

电话里是一片含混不清的杂音。

“哎呀，我说老商，有什么话直说嘛，扮什么鬼嘛。”

“劳慰你耐烦些。”

省长用力摇摇头，渐渐听出电话里传出的风声、滴水声、玻璃和瓦片碎裂的声音。

“不错不错，你的听觉很灵敏的么，你应该搞音乐的么……”

“你那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现在就站在楼道里，这里的人都没有睡，屋子里头的风雨差不多跟外面一样。”

“……我知道了。”

省长的嗓音沙哑：

“问候大家。我明天就派人去。”

第二天省长自己来了。这是一幢旧楼。原先住一户人的空间，现在塞进了十几户，号称“十八巢”。十几个煤球炉集中在天井里，蒸腾着呛人的烟雾。各家各户用布景、道具、三合板、包装箱纸板搭的小屋子挤得水泄不通。整幢楼从划给歌舞团之后就没有作过大的翻修，这些年更是连检漏也顾不上了。

“到你府上看看。”

省长对老商说。他们神交已久，见面却是第一次。

老商住在楼上的一间厢房，朝外没有窗户，大白天也要开灯。一群人涌进去，接漏雨的缸子、盆子在脚底下“咣当”作响。屋里很空：唯一奢侈的是一床底的空酒瓶；唯一的装饰是一墙的五线谱纸，上面钉了一张贝多芬头像。

一帮人下楼的时候，最下面的楼梯板突然断裂，摔坏了电视台的一台摄像机。

简直是罪过！省长很生气。

而后就有了这两幢“高知楼”。

多少郑重其事的公文屁事不顶，疯疯癫癫的老商一个电话就扭转了乾坤，大家对老商大歌大颂。分房的时候来得太晚，对颂歌形态的崇尚热情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家记得的是老商独身一人，并且几乎没有家当，便给他分了最高一层的一套两居室，其中的一个居室还挖给了隔壁的副团长。

“无所谓无所谓，房子多了搞卫生也是一桩麻烦。”

老商反而像是人家减轻了他的负担。

搬完家，晚上老商喝了很多酒，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半上午了。

“糟糕！”

他跳起来，慌手慌脚地一通乱忙，然后直扑传达室。

“做什么，做什么，你要拆屋么！”

门房打开门，一脸怒气。他是团长的远房亲戚，基建时就来看守工地，楼盖好后接上做了门房，自觉有些背景和资历。

“对不起，报纸来了么？”

“没有。”

门房立刻就把门碰上。

“哎……”

老商关心的其实并不是报纸。他把门挤开，向门房凑过去，密谋似地（其实很响）说：

“我在等一封要紧的信。我就要出一本书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同样的话，老商已经对凡是见过的人说过无数遍。他的嘴喷着昨夜的酒气，门房厌恶地扭过脸，全力顶上门：

“疯子！”

“哪个是疯子？”

老商嘟囔着，无可奈何地转过身，走下门房的台阶。这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下了雪。

“嗨，好雪！”

他大喝一声，空旷的院子响起嘹亮的回声，然后就绕着花坛跑起来，把处女一样的雪践踏得一片狼藉。

一直到邮递员终于出现。

二

老商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戏班子的打鼓佬。十岁以前，老商就跟台了。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酒量比曲牌子多得多。长大后他偷偷地去参加了洋乐的函授，学作曲。指导教师是个名气很大的音乐家。老商幸福得不得了，见人就说是某人的学生。他作的曲子都被那位音乐家丢进了字纸篓，他从不气馁。

一次，首都的一个交响乐团到省城演出，在台下看演出的老商突然听见一个似曾相识的乐句，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一个……整支乐曲还没演奏完，全场还沉浸在旋律中，老商“嚯”地从观众席上站起来大喊：

“那是我的！那是我的！那是我的！”

全场哗然。好几个场务同时向他扑过去。

“我是这支曲子的作者！”

老商一路挣扎。

没有人相信疯子的话。老商在一片哄笑中被轰出剧场。

老商后来拿到了那支乐曲的总谱。作曲标的是他的那位恩师的名字。他到这时候才知道，这支在一年前被他的恩师当他的面作为音乐垃圾处理的乐曲，已经

在半年前几乎未作任何改动的由一家外省的出版社正式出版。

老商难以申辩，他每一次把作品交给恩师指教的时候，总是连所有的草稿都一并交上去，以便恩师能够把握他的艺术构思的脉络。

此后，跟人说话，他常常会突然向对方凑过去，密谋似地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这个在事实上完全属于他的成功，使他在此后三十年的时间里，潜心于一个巨型作品的创作。他相信自己将创造一个想像力的伟绩，突破音乐宇宙中所有前辈大师已经达到的大型音乐结构的极限。

先是失掉了在剧团的职业：他不肯为剧团演出的剧目编曲或作曲，觉得那简直是拿他开玩笑。接着失掉了老婆：穷受得了，他作曲和喝酒时的疯受不了。

他后来当了几年民办教师。许多学生是公办学校开除出来的，却很革命。“文革”中他们抄出了老商的手稿，给他糊成了高帽子和奇装异服。为首的一个孩子让老商从早到晚不停顿地引吭高歌。老商唱得声咽气绝，那孩子很扫兴，一脚把老商踢吐了血。

民办学校解散，老商随“城镇闲散人口”被打扫到乡下。很意外地过了一段好日子。凭从小记得的戏文，他成了公社宣传队的“师傅”，直到被县剧团“挖”走。这期间，他那部巨型交响乐的总谱终于完成。

重新回到省城，他用一只破烂不堪的藤箱子提回了那部交响乐的总谱。过去的熟人都健在。许多人在省音乐界掌了大权或小权。他们答应帮助他录音送审，争取演出。

老商激动得整个面部都在抽搐。

“你打算请什么样的乐队？”

“当然是最好的。”

“那要价就高了。”

“没有问题。”

那个数字只是老商这些年积蓄的一半。

这是一部规模极其巨大的作品。作品表现出的巨大魄力足以使莫扎特这样的大师惊讶。对这类评判，老商一律受之无愧。然而这个伟大作品的演奏顶多只有十分钟，他就突然失去了视觉和听觉，他差不多是逃出了演奏厅。事后他反复强调，他的作品没有失败，失败的是演奏。

但演奏费不可能再退回给他，事先没有想到要签份合同。当时他想的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整个音乐界的震动。

使老商重新振作起来的，竟是他久违的恩师。

老商见到他的那次，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授，正拄着手杖，佝着腰，被夹在公共汽车上的人堆里，很可怜地晃来晃去。

“是你么？商……”